

贫困国家的社会支出

我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批评是正确的吗?》一文(2011年12月号)。答案似乎是完全否定的:IMF的计划不会损害贫困国家的社会支出,相反这些计划通过扩大财政空间可以增强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这些发现与IMF独立评估办公室(IEO)2003年有关同一主题的报告中的结果完全一致。



如果这些研究发现是正确的,将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表明IMF从其此前的错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我们2006年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同样指出了这一点,该篇文章重新回顾了IEO的报告,并将1997年《社会支出指引》确定为IMF计划的潜在转折点(IMF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支出占GDP的比例开始加快增长”,我们的提法与IMF的研究发现保持一致)。但是,你们并没有探讨我们的主要研究发现,即IMF计划的实施效果根据接受国的政治体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IMF计划对社会支出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民主国家体现得最为明显。政治至关重要,但IMF忽略了社会生活中这一铁定的事实,从而对其自身造成了不利影响。

艾尔芬·诺卢丁 (Irfan Nooruddin)

美国华盛顿特区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

乔尔·W.西蒙斯 (Joel W. Simmons)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作者回复

我们同意诺卢丁和西蒙斯两位教授的观点,即政治体制可能对社会支出造成潜在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确认,那些在民主指数方面得分相对更高的低收入国家,其社会支出的增长也相对更高(见图)。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拥有IMF资助计划的国家中,其教育和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按实际人均水平来看都相对较高。

我们还利用与诺卢丁和西蒙斯教授于2006年发表的论文(论文将IMF的计划加上了民主指数得分)所类似的公式,在我们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中评估了民主得分所带来的影响。对于教育和卫生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民主得分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具有显著性,唯有民主得分对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的影响为正。因此,我们的分析并不表明IMF支持的计划会导致民主国家的支出增长率下降。

野崎真弘 (Masahiro Nozaki)

本笃·克莱门特 (Benedict Cle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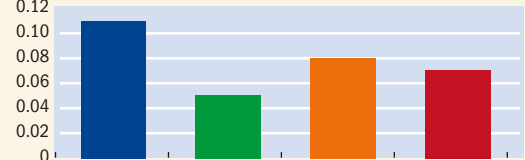
圣吉夫·顾普塔 (Sanjeev Gupta)

民主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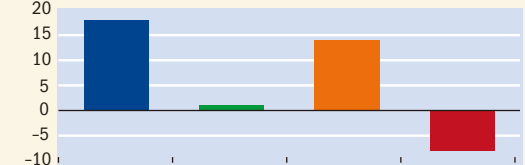
多个评估指标显示,那些拥有IMF资助计划、同时在民主指数方面得分较高的国家,通常会在卫生和教育方面支出更多。

卫生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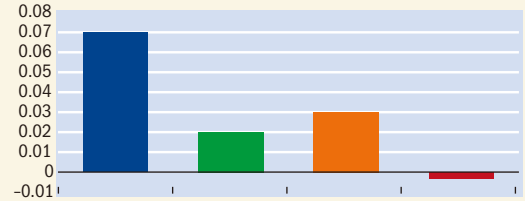
(年度变化中值, 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年度变化中值, 实际人均水平,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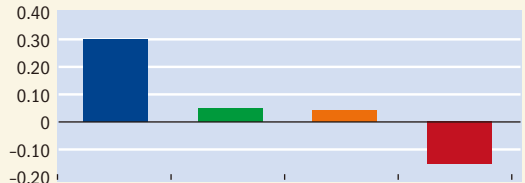


(年度变化中值, 占GDP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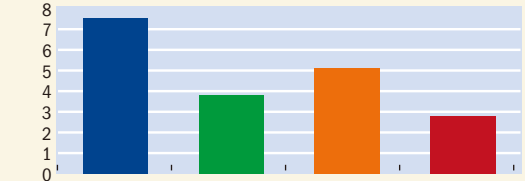


教育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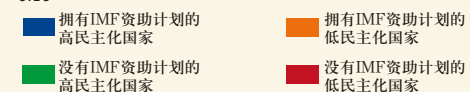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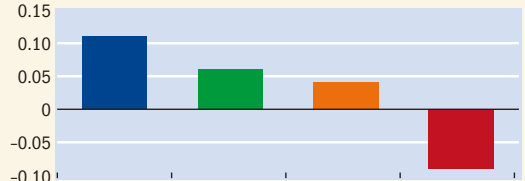
(年度变化中值, 占总支出的百分比)



(年度变化中值, 实际人均水平, 百分比)



(年度变化中值, 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IMF工作人员的估计。

注: 上述各图显示的是1985—2009年期间各国在教育和卫生支出方面的年度变化中值, 其依据是Polity IV民主指数, 指数范围从-10到10。分值在-10到-1的国家划归为低民主化国家, 分值在0-10的国家划归为高民主化国家。

有关信用评级的警告

帕纳伊奥蒂斯·贾华士 (Panayotis Gavras) 的“评级博弈”(2012年3月号) 包括很多有趣的方面, 但遗憾的是未涵盖巴塞尔的监管机构在使用信用评级确定银行的资本要求时常犯的根本性错误。

银行对各种已知的风险(包括信用评级中的风险) 负有责任, 这些风险涉及利率、影响规模以及其他方面。因此, 当监管机构基于同样的观点为银行设定资本要求时, 就会陷入一种“双重强化”的误区, 导致被官方认为没有风险的业务会更加受到青睐, 而被官方认为具有风险的业务则受到进一步打压。

所有信息, 包括违约风险的信息如果被过度考虑,



即便其是正确无误的, 也会成为糟糕的信息。

这一点尚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为,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此次危机是由于过度承担风险所导致的——即便事实上所有问题是来自于过度暴露于此前被认为绝对不具有风险性的业务, 同时未能参与官方所认为“具有风险性”的业务, 如面向小型企业和企业家的信贷, 这两个事实表明我们目前更多地处于一种监管引起的, 对风险过度规避的状况。

当监管机构决定充当全世界的风险管理者时, 他们却忘记甚至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所有银行的危机常常来自于过度暴露于此前被认为安全的业务, 而从未来自于过度暴露于此前被认为具有风险的业务。

佩尔·库罗夫斯基 (Per Kurowski)
前世界银行执行董事 (2002—2004年)

欢迎读者来信。请将内容不超过 300 字的来信发送至 fanddletters@imf.org, 或致函本刊主编, 来信请寄: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我们可能会对来信进行编辑, 请知悉。

悲观科学?

IMF



在我们的播客上聆听对有关顶级经济学专家及经济决策的
采访: www.imf.org/podcasts。